

期一十三新

魯迅先生
紀念專葉

魯迅先生的雜感

朱自清

最近寫了一篇短文討論「百讀不厭」那個批評用語，照筆者分析的結果，所謂「百讀不厭」，注重趣味與快感，不適用於我們的現代文學。可是現代作品裡也有個人「百

不敷衍於他的藝術工作，可見他的作品裡也有「百讀不厭」的，不過那並不是作品的主要的價值。筆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舉出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做例子，認為引人「百讀不厭」的是幽默，這幽默是嚴肅的，不是油腔滑舌調的，更不只是為幽默而幽默。魯迅先生的「隨感錄」，先是出現在「新青年」上後來收在「熱風」裡的，還有一些「雜感」，在筆者也是「百讀不厭」的。這裡吸引我們，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還有別的，就是那傳統的稱為「理趣」，現在我們可以說是「理智的結晶」的，而這也就是詩。

馮雪峯先生在「魯迅論」裡說到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獨特的特色」：

首先魯迅先生獨創了將詩和政論凝結在一起的「華感」這又繁雜的政論性的文藝形式。這是匕首，這是投槍，然而又是獨特形式的詩；這形式，是魯迅先生所獨創的，是詩人和戰士的一致的產物。自然，這種形式，在中國舊文學裡是有牠類似的存在的，但我們知道舊文學中的這種形式，有的只是形式和筆法上有可取之點，精神上是完全不成的；有的則在精神上也有可取之點，却只是在那裏自生自長的野草似的一點萌芽。魯迅先生，以其戰鬥的需要，纔獨創了這在其本身是非常完整的，而且由魯迅先生自己達到了那高峯的獨特的形式。（見「過來的時代」）

所謂「中文學裏是有牠類似的存在」的，大概指的古文裡「小精悍之者」，像柳雅類的甦？馮先生說魯迅先生也同意對於他的雅慈散文在思想意義之外又是很高的，而且創的藝術作品的評價，」並且以為（除何振先生外）還沒有人說出這一點來。」（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的「附記」，見同書。）這種「雅慈」在形式上的特點是「簡短」，魯迅先生就屢次用「短評」這名稱，又曾經注稱為「簡短的東西」「簡短」而「凝結」，還能够「尖銳」得像「匕首」和「投槍」一樣；主要的是他在用了這「匕首」和「投槍」戰鬥着。「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這是詩，魯迅先生的「雅慈」也是詩。「雅慈」的「題記」的結尾：

但如凡我所寫的，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嘲冷和有情的諷刺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冷風」。

魯迅先生是不願承受「冷靜」那評價的，所以有這番說話。他確乎不是個「冷靜」的人，他的憎正由於他的愛；他的「冷靜」其實是「熱諷」。這是「理智的結晶」，可是不結晶在冥冥裏，而結晶在經驗裏；經驗是「有情的」，所以這結晶是有「理智」的。開始讀他的「隱隱生風」的時候，以這種是有「理智」的。開始讀他的「隱隱生風」的時候，

「你覺得他所唱詞曲是悲劇，一面去沒有犯過嗎？他所謂的是『中國的病聲』，自己又沒有犯過嗎，不在犯着嗎？可還是『百鍊不厭』的常常去翻翻看看，吸引我的是那笑，也是那『笑中的淚』罷。」

這種詩的結晶，在『野草』裏，達到了那高峯了。『野草』被稱為散文詩，是很恰當的。『題辭』裡說：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

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敵，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最後是：

去罷，野草，連着我的題辭！

這寫在一九二七年，正是大革命時代。他徹底地否定了『過去的生命』，連自己的『野草』連着這『題辭』也否定了，但是並不否定他自己。他『希望』地下的火火速噴出，燒盡過去的一切；他『希望』的是中國的新生！在『野草』裡比在『狂人日記』裏更多的用了象徵，用了重疊，來『凝結』來強調他的聲音，這是詩。

他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戰鬥着。『野草』裏的『一篇』『希望』，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寫的，他說：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虛空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上的遲暮。但暗夜又又在那裡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美的渺茫和愛動的翔舞；青年們沒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暗夜。

然而就在這一年他感到青年們動起來了，感到「真的暗夜」露出來了，這一年他寫了特別多的「雜感」，就是收在「華蓋集」裡的。這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的「題記」裡給了這些「短評」一個和「隨感錄」略有分別的名字，就是「雜感」。他說這些「雜感」，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也就是從一般的「中國的病證」轉到了

個別的具的事件上。雖然他還是將這種個別的事件「作為社會上的一種典型」（見前引謝雪峯先生那篇「附記」裡引的魯迅先生自己的話）來處理，可是這些「難感」比起「熱風」中那些「隨感錄」確乎是更其現實的了；他是從詩回到散文了。換上「難感」這個新名字，似乎不是隨隨便便的無所增加的。

散文的難感增加了現實性，也增加了尖利性。「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寫的「三開集」的序言裡說到：

恐怕這「難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就使幼稚不逮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難感家」。也真奇怪，「真的朋友」，「肉事」這正是尖銳我的掩護。他還時生和「真的朋友」，「肉事」

了，武藝是越尖銳越好，他是不怕「不勝於現狀」的「難成家」，這一個「惡謔」的。一方面如馮雪岑先生說的，「他又常稱惜他的小說和他在文章中的曲筆常被一般讀者誤解」（見「更傾向於直剖明示的尖利的批判武器的創造」（見「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的著作」，也在「過去的時代」中）了。這種「直剖明示」的散文作風伴着戰鬥發展下去，「難敵」就又變為「難文」了。「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寫的「二心集」的「序言」裏開始就說：

這裡是一九三〇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末尾說：

自從一九三一年一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爲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他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

又說：

這回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

誓言

牛濡沫

魯迅先生十一週年祭

我們的文學家，我們的思想家，我們的戰士，我們的偉大的導師呵，魯迅先生，好快！你離開這個世界——這個人吃人的世界，已經十一年了——十一年，在人類歷史的星程碑上，是又多麼短短的一行，但是——「生命的路是進步的！」

種子已經撒下去了！讓那些劊子手，那些陰謀家，那些畜蠅；讓那些以血口污辱過你，屬你煽動青年的，還去毀謗你死後的精神也在煽動着青年吧，因為：——

他們是少數！而且是愈來愈少的少數，是在毀滅當中的少數！「帶着這些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是你，先生，第一個，大胆地，徹底地，不妥協地，面向封建的文化，舉起了你的投槍！

「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是你，先生，第一個，勇敢地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對着那些文人，雅士，正人，君子，舉起了你的投槍。

是你，以從經驗教訓為堅固的良心，向全人類發誓：「大家並不為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蠅！」是爾呀，先生，

第一個用鮮血澆下了的，「大眾存在一心，壯大一日，無產階級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是你，偉大的先生呀，第一個驚醒了那些躲在象牙之塔裡的人底好夢，第一個用事實的匕首剖破了那些爲藝術而藝術論者們的鬼臉！而你在病榻上還發出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絕命書，向劊子手們挑戰，宣示了有人意圖以文字的艱深，不讓人民大眾有智識，有思想的野心。

帶著賤賤的火，你用人類最寶貴的血液灌溉了我們貧賤的體軀：「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而最使我們懷念不忘的呀，是你那明朗的聲音又教授了我們「韌性的藝術」：「不要赤膊上陣啊！」，「不要將我們懷念得太好呵！」，「不要以爲請願還有用呵！」

在你的生前，有人想盡了方法，甚至以死來威嚇，意欲堵住你底嘴，奪去你底筆，但是你沒有投降；死了，劊子手們還不擇手段，幻想使你底精神隨軀體的殞滅而俱亡；可是呵，青年們是有眼睛的，他們全集合到你這邊來了！

你的旗幟已經生了根，青年們匯攏來了，愈聚愈多啦！匯攏來了！愈聚愈多啦！

你永不再是孤軍，而，這間沒有窗戶的鐵屋子也已搖搖搖而傾於崩潰！

「十一年，十一年以來，我們在你底旗幟下，天天做着否定昨天的工作！十一年，十一年，革命並不如詩人想的那般浪漫底呢！」真的，先生，「行進時，時時有人退伍，也有人落荒，有入類盾，有人叛變」，然而，也是真的：「只要無碍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加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誠如現代的一位詩人所言：「我們是多數！」

我們是多數！

今晚，我們在一起，「屋子」外邊是黑黝黝的暗夜，然而，先生，你為什麼不睜開剛闔上的眼睛再嚴峻地望我們一眼呢？你能說我們還害怕麼！

不，我們不怕，我們有這麼多的朋友，我們是多數，絕對的多數呀，看，滿「屋子」的都是人，這間「鐵屋」就要打破了！

用眼光監視着我們每一個人呵！今晚，當着你底面，我們願以否定昨天的精神，朝着你的道路前進！

崇高的愛

荒蕪

魯迅先生生前遭受過種種苦楚，可以說是被迫害而死，死後呢，常常不免。有些先生們當然慨嘆於魯迅先生的刻毒，有傷恕道。出警告，他說：「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苦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那麼，進』，抑或『後退』，在今天，誰也不能否認，我們甚至可以用一個人對魯迅先生的向背來衡量他的『前進』，抑或『後退』，在今天如果還有人心冷淡他，便是被毀滅者也有因為魯迅力毒害一時代的改革者的人心安排着這套把戲的。惟事而不願設想的把戲。惟事與衆不同』於是不得不

爲什麼那些人們死不放鬆迅先生呢？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爲魯迅先生熱愛中國人民大眾。他是那麼一心一意地愛着他們，以致他不能獻出他的畢生的精力心血至他的生命。他說：『我

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的奴隸好。』對日抗戰了八年之後，我們才體會到這話的深刻的意義來。

魯迅先生的偉大處正是在他對於中國人民的博大深厚的毫無保留的愛。撇開他的等身的著作不提，就單憑這種愛心，已足以使他成爲一個聖者而有餘。如以一個文

抹殺他，歪曲他，或者冷嘲熱諷他，那麼這個人不管他有怎樣的頭銜，一定不是中國人民大眾的朋友，則是

可以斷言的。

在紀念魯迅先生的時候，誰都痛惜他的早死；他的死對於全中國的苦難人民，以及剛剛才被導入正軌的新文

於鏡銘與鎖鍊的束縛，影响着現狀的改變。

然而不但投槍仍舊擲着去，魯迅先生更將這個子

的社會根拔起，因此，一

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至歪斜斜的母葉上都綴着『仁義道德』但仔細一看，纔從字裡看出字來，『吃人』都寫着兩個字，『吃人』。

趙貴翁久先生之流正是

讀「狂」

讀古人的作品。正如任何時代偉大的戰士，雖然爲了控訴，爲了反抗，雖然不一定有成熟的、明確的立場，但仍可草草地舉起投槍對準應應的社會然後予以無情民族毀滅的靈魂上。

魯迅先生的這一篇小說，時候，不是沒有孤獨表現。

關於魯迅先生的
二三斷想

青
苗

從「海上述林」想

記得數年前「國訊」社會過一次座談會，當時曹曙先生談及中國翻譯家時，敬佩的是瞿秋白。瞿在世，除致力於文學批評及文化運動的開展外，還翻譯許多東西；「北斗」，「讓」外政策，中國新文學陣營中的五位最優秀的青年作家就在這個逆流裏，為中國的人民和中國的新文化而貢獻了他們的生命。在五位作家之中，趙紫石和魯迅先生有著最緊的交誼；徐股去（白莽）則是「北斗流」

學日報」，「譯文」都常他的作品出現。我們暫不談他的政治生活，只就他的作及治學精神來說，的確使人敬佩。然而他的著散隨各處，筆名不一，魯先生爲了紀念這位偉大的友，在百忙和病中爲他整理和仔細校閱遺著，那識區那驛勞力，因此才建了「海上述林」這樣的朋友紀念碑。這是一座偉大的投稿時和魯迅先生認識的。白莽是同濟大學畢業的學生，曾東渡赴日求學，是一位最熱情最優秀的詩人，他的哥哥就是安內「讓一外群別裏」的一位軍事重鎮。白莽那時雖和魯迅先生通訊，但魯迅先生是一位大人物，不去見他，而結果還是魯迅先生親自去拜訪他。他們五人除

什麼叫做友朋呢？我每次讀書『海上述林』時，都激動。『海上述林』裏夢了兩個偉大的靈魂，兩個文化巨人的血汗在這裏混交流了，在這黑暗而要冷國度裏，將有萬千的讀者，讀着『海上述林』和『友朋』，這是在中國的新文化界中。這是新中國和新文化勝利的標誌。

死之後，魯迅先生除了遺囑有名的舊詩文字之外，還寫有紀念的悼文，曾提及白鶴：

：已經是春天的太熱天，白鶴莽穿着青棉袍子，滿頭大汗的狼狽情形。現在事已十多年了，到現在的話，他們將有多大

的收穫和成就！他們對於苦難的中國人民將有多大的貢獻！這個估計是使人哀痛

有萬千溪景光明的人在這
墓碑下來誦拜吧。

從「五位作家」想
起魯迅先生

中國的新文藝運動史上抹

阿Q沒有死，他還好好地活在我
們的社會里。
不但沒有死，而且更顯的飄飄然

對於羣友，魯迅先生賦予
了那麼多的熱情，誰能說他
沒有愛，只有憎？不，恰恰
相反的，他的愛比他的憎更
爲熾熱。我們今天紀念他，
不單要學習他的憎，而更要
學習他的愛。

沒有死 蕭

他飄飄的走過了大街，在尋找他的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而且挨打挨罵的並不限於小D，小尼姑了，連那隻票生，洋車夫，學生，或是無辜的路人，都是他的對手；但他所怕的，也不僅是假洋鬼子，因為他有了更多的主人。

他更愛誇大了，他不僅向人說：「先前鬧過」，現在有了更大的優點，更值的向別人吹吹：「因為他知道，『勝利』和『我們』是四國之一」。

他現在不說：「和尚動的，我動不得？」改說：「中國人動得，外國人動不得」，因此他對於「東單事件」，心平氣和。

阿Q更會忘卻了，不僅不許說「光」，「亮」，而且把更多的不許說的話，都著之竹帛了；倘若觸犯，代替「怒目而視」的，是鐮鐮，石頭……

……時，他頭就不說。

死有沒Q阿

筋

不僅是假洋鬼子，因為他有了更多的主人。

他更會誇大了，他不僅向人說：「先前鬧過」，現在有了更大的優點，更值的向別人吹吹：因為他知道，「勝利」和「我們」是四國之一了。

狂」讀

當古老的
時代搖
曳於破敗
的邊沿，
而新生者
正孿生不
息，準備
準應應的社會然多予以無情
魯迅先生之這一篇小說，
時候，不是沒有孤獨悲

知道 他現 中國 單事件 阿○ 而且把 犯，代

現在不說：「和尚勸的，我勸不得？」改說：「外國人勸得，外國人勸不得」，因此他對於「東洋」，心平氣和。

兩本關於魯迅的書

歐陽凡海著

桂林文獻出版社

民三十一年三月初版

理解魯迅先生，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魯迅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人民文豪魯迅」

平心著

生活書店總經理

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版

一九四七年五月重刊

魯迅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魯迅先生的「墳」

李廣田

往年的十月十九日，為了紀念魯迅先生，各地文藝界大都有集會。今年的情形似乎有些不同，正不知怎樣紀念才好。恰巧這時候得到一部「魯迅三十年集」，想讀讀魯迅先生的文章，作為紀念吧。於是先從「墳」讀起。不料讀到「墳」，讀下去，竟有一種不能不讀下去的衝動。這是一部什麼書呢？這是一部什麼書呢？這是一部什麼書呢？

「記日人」之改

蕭乾

蕭乾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泥土

石頓

蕭乾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編餘小記

蕭乾

蕭乾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蕭乾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蕭乾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魯迅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魯迅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魯迅先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作家，他的思想與藝術，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的。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魯迅先生的作品，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產物，也是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

